

野性唯物主义

[美] 雅克·莱兹拉 (Jacques Lezra) 著

王 钦 等译

Wild Materialism:
The Ethic of Terror and
the Modern Republic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Wild Materialism:

The Ethic of Terror and
the Modern Republic

野性唯物主义

[美] 雅克·莱兹拉 (Jacques Lezra) 著

王钦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56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性唯物主义/(美)莱兹拉(Lezra, J.)著;王钦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301-23257-6

I. ①野… II. ①莱… ②王…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8208号

Jacques Lezra

Wild Materialism: The Ethic of Terror and the Modern Republic

ISBN: 978-0-8232-3236-9

Copyright © Jacques Lezra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s an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独家出版发行。

书 名: 野性唯物主义

著作责任者: [美]雅克·莱兹拉 著 王钦 等译

责任编辑: 周 彬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3257-6/D · 34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60毫米×960毫米 16开本 29.5印张 400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致 谢 / 009

导 论 恐怖伦理学 / 011

第一章 恐怖的伦理 / 071

第二章 法勒斯或可分割的主权 / 115

第三章 主权的逻辑 / 157

第四章 自律性批判中的物质 (Materia) / 193

第五章 萨德式的共同体 / 267

第六章 三个女人，三颗炸弹 / 303

结 语 分心的共和国 / 351

索 引 / 385

附录一 死亡驱力的变体 / 411

附录二 比较文学的未来 / 427

附录三 “非主体”：动物、缺陷性概念与激进共和主义
(访谈雅克·莱兹拉) / 445

译后记 / 465

中文版序

我很荣幸能够为《野性唯物主义》中文版写几句序言。这本书从很多方面看都很奇怪，部分是因为它写作时面对的语境，部分是因为它处理的主题。如果这个译本的读者能从这奇怪当中读出思想上的收获，或者觉得它具有挑战性，甚或令人感到不安（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我自己认为它就具有这些特点），那就再好不过了。

《野性唯物主义》在很多人看来是一本政治哲学著作，但为什么它花了相当篇幅分析文学著作、电影、精神分析著作，甚至广告？其他人可能会觉得本书属于文化批评：但它处理的是什么文化？——西班牙文化？英国文化？法国文化？阿尔及利亚文化？德国文化？本书的论述谈到了欧洲现代性转型时期，大致从1500年到1615年。但它同时也涉及后来人们对这一时间段的想象性重构——从18世纪晚期、19世纪、20世纪，一直到2001年9月11日及以后。本书的核心概念“恐怖”见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不管在童年还是长大以后，谁没有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而感到恐怖呢？），见于审美领域（害怕、恐惧、恐怖——所有这些在艺术哲学中都有很长的历史，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中经康德和柏克），见于政治和当代生活领域（所谓“恐怖战争”、分裂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各种暴力形式、国家恐怖）。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现代政治结合依赖于制造出种种能够包含和保护我称为“恐怖”的

生活形式和治理形式。这个论点似乎不管怎么看都有悖常理。社会的目的难道不该是尽可能将个人面对威胁、暴力、贱斥 (abjection) ——总而言之, 恐怖——的风险降到最低吗? 本书的方法想必在很多人看来既熟悉又陌生: 不错, 本书大致遵循唯物主义批评传统的脉络, 但它的论述方式完全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修饰“唯物主义”的“野性” (wild) 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野性唯物主义》是美国学术语境下的产物, 政治哲学研究在这个大学语境中既不被政治学系和政治科学系承认, 也不被哲学系承认。这里的原因很复杂, 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建制因素。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学院文化倾向于用量化标准衡量各个专业, 成果要可定量, 研究要基于实验数据, 自然语言 and 环境的含混性和杂质要减少到最低。“硬科学” (hard sciences) 的模式主导了大部分研究; 国家科研经费越来越多地局限在那些结果可以测算的领域内。因此, 政治学和政治科学就开始转向博弈论、理性选择理论、系统论。同样, 哲学系也开始向逻辑学、分析哲学, 以及由神经科学范式主导的精神理论方面收缩。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所理解的政治哲学, 在相当程度上成了无家可归的学科。可以预料, 这一局面会带来很多负面结果——对于哲学传统中一些永恒问题的讨论和学术研究变得贫乏, 而更棘手的是, 对目前美国政治图景的分析呈现出一种反智主义。但政治哲学无家可归也产生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缺乏强大的建制基础作为支持的专业, 要么会消失, 要么会解体并与其他专业相结合而重组——这正是政治哲学在美国的命运。探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课会出现在美国研究系、人类学系, 或社会学系、影视系、比较文学系。一篇有关阿伦特的“革命”概念的文章, 其作者可能是英语系教授, 也可能是哲学系教授。直接就政治话题 (性别、种族、阶级) 写作的哲学家们更可能把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文学理论刊物、文化研究刊物或欧陆哲学刊物上, 而不是发表在美国主流哲学刊物上。方法论陈规的全面瓦解是其结果——而这反过

来又不时催生出一种体制性的恐慌（如果不是恐怖的话）。学院中的系科、专业和研究领域都是保守的建制：一个像政治哲学这样已然解体却仍然健康的领域（而且它在今日世界有着亟待实现的使命），对于现有体制来说既是威胁也是机遇。

以上就是我写作《野性唯物主义》时的学术语境。我自己的学术训练来自比较文学研究。我在1988年至1995年期间作了博士研究，当时我的思路向后来形成了我的第一本书¹；“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系，在那个时候已经带有其独特的面貌——尤其是在我的母校耶鲁大学。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和诸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威姆塞特（William Wimsatt）等文学批评家（这些伟大的新批评家实现了美国文学教育的转型，其功绩正如瑞恰慈[I. A. Richards]和利维斯[F. R. Leavis]在英国所作的贡献）对话，还可以和欧陆批评家、符号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对话，他们形成的团体和所谓后结构主义有着松散的联系：翁贝托·艾柯、拉康、哈贝马斯、露西·伊利格瑞、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阿尔都塞，尤其还有德里达。和他们的对话时常生动热烈且富有生产性。从这一学科交叉中诞生的“文学理论”为未来的许多对话设置了舞台——后来包括反殖民主义批评家如萨义德、斯皮瓦克、罗西·布雷托蒂（Rosi Braidotti）等；包括来自英国《银幕》（Screen）团体的媒体批评家（米勒、希斯[Heath]）；包括哲学家朱迪·巴特勒和巴利巴尔，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理解种族、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来源；还有其他。二十多年来，美国的比较文学系已经成为所有这些不同运动、对话、论辩传统的交汇地。在这里而且只有在这里，一本像《野性唯物主义》这样“无家可归”的著作才找到其安身之所。

《野性唯物主义》的“野性”之处在哪里？“唯物主义”的地方又

1 指的是 *Unspeakable Subjects: The Genealogy of the Ev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一书。按：本书页下注皆为译者注。

在哪里？“野性”一词意在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1910年的文章《对“野性”精神分析的几点观察》。在类比的意义上，“野性”的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唯物主义进路，既是非技术性的、体制外的、粗俗化的、大众化的，也位于既有的判定标准之外，无法根据标准的唯物主义规则和目标来决定它的成败。对我而言，这个词还有更具体的含义。当一种唯物主义实践被激进地、不间断地进行中介的时候，它就是“野性”的。这种意义上的“中介”有两个指向。第一，它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察：没有任何物质现实或数据（包括对某个所谓经验事实或数据进行思考或观察的“事实”或“数据”）是单纯给定的——可以脱离一个对其起到干预作用和构形作用的符号语境；第二，这些语境从来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完整的（对这些语境来说，规范是不存在的）。在我看来，“中介”是一台机器，它生产和揭示语境与物质之“不完整性”，同时也生产和揭示它们的必然性：语境和物质必然致力于作出关于事实或数据的判断——海德格尔或许会称之为“事态”（states of affairs）。《野性唯物主义》的“野性”之处在于，它展现了历史或哲学的语境如何填充“单纯事实”，如何充斥着“数据”或“事实”，打碎它们、分裂它们、不断切割和分散它们，将它们分散至已经四散的种种领域、时间、行为和民族中去。

最后一点：为什么如今，在今天，在21世纪，“恐怖”成了政治哲学的一个奠基性概念（或半概念）？我在本书开篇对恐怖主义而不是恐怖作了思考。我最初考虑的是独裁时期西班牙首相布兰科遭暗杀一事。我是西班牙人，在移居美国前一直生活在马德里——所以我对暗杀发生的一带很熟悉，知道是什么社会和政治情境导致了事件的发生；我对抵制长枪党统治的群体抱有同情，但也对此类袭击行为所代表的直接暴力带有极大的不信任感。所有这些都是很初步的不成熟想法。由此，我的想法开始聚焦于恐怖主义行为的三个方面；这三种思考方式在9·11事件之后变得鲜明了。首先，我考虑了恐怖主义行为的奇特经济：如何计算目标价值？“恐怖主义者”的袭击目标究竟是什么？纽约世贸大厦袭击事件的

恐怖后果——既包括死难者，也包括其后布什政府的军事主义和排外主义意识形态——使这些问题变得非常紧迫。其次，我越来越关注的现象是，很多知识分子都奇特感到与恐怖分子有认同感——恐怖分子能直接行动，他的政治处在高度知识化的学院体制世界的另一端。我越来越觉得，英雄主义式的直接性、纯粹行动的英雄主义的诱惑是一种浪漫派的残余，它在历史和哲学的意义上考验着我们。最后，我开始相信人们无法以恐怖主义行为为装置和基础，来建立一种政治以适应21世纪愈益分化的社会需求；上述第一个观察，即恐怖主义的奇特经济或反经济，或可提供一些线索。由此我从**恐怖主义**转向了**恐怖**。恐怖是我赋予下述经验的名字，这一经验属于极端分化的社会领域内的民主组织的根本经验。它表达的是一个人没有能力给出一个满意的概念来将自己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挂钩。同样重要的是，恐怖是一个思想效果，即注意到概念不可能是完整的（根据我上面提到的专门意义而言）。我认为存在一组缺陷性概念，可以用来代替政治哲学的一些经典概念（“自律性”“自由”“个人主义”“公民权”）——而这些缺陷性概念之间相互的弱联系，可以或多或少地根据《野性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出的“现代共和国”的说法加以安排。

雅克·莱兹拉

[目 录]

致 谢 / 009

导 论 恐怖伦理学 / 011

第一章 恐怖的伦理 / 071

第二章 法勒斯或可分割的主权 / 115

第三章 主权的逻辑 / 157

第四章 自律性批判中的物质 (Materia) / 193

第五章 萨德式的共同体 / 267

第六章 三个女人，三颗炸弹 / 303

结 语 分心的共和国 / 351

索 引 / 385

附录一 死亡驱力的变体 / 411

附录二 比较文学的未来 / 427

附录三 “非主体”：动物、缺陷性概念与激进共和主义
(访谈雅克·莱兹拉) / 445

译后记 / 465

致 谢

2001年8月，这本书的草稿躺在我的桌上，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那以后相继发生了世贸大楼可怕的倒塌和一系列公开或私人的事件，令我费了很多时间重新思考、写作和重写。

我得到了很多帮助。我在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学生，以及我一个学期待在哈佛时遇到的学生，都是我忠实而严苛的对话者；这本书是我们长期对话和不间断的友谊的记录。我很高兴向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研究生院致谢，我在那里得到了写作和修改所需的时间。纽约大学人文学科研究项目的赞助使我能把插图加到书中：对此我表示感谢。

第一章部分内容曾以《极端民主下的恐怖伦理》为题刊于 *Arizona Journal of Hispanic Cultural Studies* 7 (2003): 173—193。第二章未修改前曾刊于 *Sovereigns, Citizens, and Saints: Political Theology and Renaissance Literature*, Julia Reinhard Lupton和Graham Hammill编，特刊，*Religion and Literature* 38, no. 3 (Autumn 2006): 13—39。我的《阅读的劳作》一文（收入 *Depositions: Althusser, Balibar, Macherey, and the Labor of Reading*, Jacques Lezra编，特刊，*Yale French Studies* 88 [1995]: 78—117）是第四章的来源；第五章和第六章借用了我曾发表的《萨德论彭特克沃》一文，*Discourses* 26, no. 3 (Fall 2005): 48—75。本书结论有一部分是我写给 *Spanish Republic* 的导言，见

Journal of Spanish Cultural Studies 6, no. 2 (2005), 特刊。

Susanne、Gabe和Nat始终以某种方式存在于这些文字中。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一切。

本书献给住在马德里的Mauricio和Giggy。

「导 论」

恐怖伦理学

我发现他被一种反常的恐怖折磨得困苦不堪。

——爱伦·坡：《厄舍古屋的倒塌》

他们不仅在制造恐怖；他们在制造意象。

——尼尔·盖布勒 (Neil Gabler)：《这次是真实的景象》，

《纽约时报》2001年9月16日

恐怖、判断和城市之间有一种古老的亲缘关系。考察这种关系，同时考察它对于“共和主义”的承诺（一个同样古老的概念），便是本书的主题。

1

让我们把故事设定在1982年。哲学家列文（Michael Levin）提出一个假设：一座城市的存在岌岌可危，而它的存亡取决于我们的决断。列文说的是一座具体的城市，但它代表任何城市。他著名的寓言令人感到恐怖，但这却是他所意在达到的启发经验，或者更好地说是公民经验（如果我们真的感到恐怖，那我们就会行动起来保卫这座城市）。他所讲述的故事涉及伦理判断和政治利益的关系，并且将全球化与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放置在一个大都市想象的形式之中。列文写道：

设想一个恐怖分子在曼哈顿安置了一枚核炸弹，它将于7月4日正午爆炸，除非……（这里列举了一连串常见的要求，例如金钱、释放同伙等）。然后，设想他在灾难降临的那天上午10点被捕，但是他宁死不屈，不愿透露炸弹安放的位置。我们该怎么做？如果我们按部就班——等候他的律师、进行进一步审讯——数百万人将会死去。如果解救这些生命的唯一办法在于施加极其残暴的折磨在这个恐怖分子身上，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么做？我认为没有理由。无论如何，我请你们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这个问题。

2